提梁银茶笼,遥想唐代茶事之盛

文/图 孙丽娜

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代展厅里有一件由银丝编制的提梁茶笼。这是一件唐朝的茶器。在唐代陆羽著《茶经》里,唐人把盛放茶叶的器具分三种,方形的叫箱,圆形的为筥,圆形且有盖的叫笼。笼在民间多用竹制,茶农采茶时背在肩上。皇家贵戚茶笼多用金银,使用时在笼底垫以木片,保证贮备的茶叶团饼干燥且茶色不减。

器为茶之父。茶器的发展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茶事的许多情况,反映了社会民生等方方面面的事情。就这件茶笼来看,我好像看到了大唐茶事兴盛的社会现状,隔着千年时空,我们似乎也闻到了丝丝茶叶的清香。

在唐代,金银制作工艺已较为成熟,已经有了模冲、锤揲和拉丝编织等方法,其中编织工艺尤为考验手工。这件提梁银茶笼便是这样的工艺:将银熔炼之后,在其退水但不完全冷却的情况下将其抽拉成丝,然后一丝不苟编织成型。唐代匠人肯花如此功夫将贵金属作用于一件茶器之上,本身就说明了茶事之于那个时代的人们重视的程度。

茶兴盛于唐。中国西南地区是茶叶的主产地,自唐以来,因以长安为中心漕运的发展,南茶北运让茶叶贸易空前繁荣。从皇室到平民,饮茶之风已实实在在成为一种遍布城乡的社会风尚。饮茶风气的普及,茶事不可避免地扩及传播至周边,“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有着“语必徵实”之誉的唐人封演笔记小说《封氏闻见记》这样描述。唐朝的强盛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文化氛围圈,于是,茶事扩散,逐渐传播周边。

饮茶风尚的形成促进了制茶工艺的提高。唐时茶叶产品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等种类,其中,饼茶是唐代制茶技术的最佳成果,代表着当时茶叶制作的最高成就。当然,最好的茶叶都被送往了内庭称为贡茶,成为皇帝贵族的饮品。《云仙杂记》记载太宗时期以茶赐公卿大臣,自此,皇帝赐茶也就成了有唐一代体现恩宠、奖赏、礼遇的重要方式。为了保证贡茶品质,公元770年,唐王朝在顾渚山(今浙江吴兴)建立贡茶院,于每年春分至清明派要员督造贡茶以便清明节令宫廷宴饮,这一举措逐步形成了唐代宫廷茶事文化。

“喜见幽人会,初开野客茶。日成东井叶,露采北山芽。文火香偏胜,寒泉味转嘉。投铛涌作沫,煮碗聚生花。”唐朝茶文化初成于长安宫廷,但却因着整个社会的富足与开放,茶文化由达官到文人,经过文人笔尖的流转,饮茶逐渐被赋予了精神内涵,众多的茶诗、茶画反映出了明确的精神追求。

“自邹、齐、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随着文人的推波助澜,茶事愈加快速地走向民间,当然,对于社会底层的人来说,饮茶文化与精神追求被大大地消解了,平民百姓饮茶无异米盐。饮茶在民间回归其最初的面目,其物质实用功效因着茶馆等茶经济的全面发展在民间得到了普遍性的加强。

饮茶由个人到国家,成了名副其实的“国饮”。社会的各个阶层悉数参与,便出现了与之相关的各种技术和文化。从各种材质的茶器不断出现到制器工艺的不断提升,从各种品茶技艺的完善到茶道文化的百川归源,中国茶事既有物质实在的形态,更有精神价值的追求,尤其是陆羽的《茶经》等专门著作的问世,把茶文化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让饮茶这一小事有了划时代的意义与追求。

茶香悠悠千年,传承秉性未变。作为一件茶具,这件提梁银茶笼只是大唐茶事的载体,溯回千年,我们看到大唐真实的生活,开放包容的唐人通过这一小小的物件向世人展示,因为唐人的思索与实践,茶才从它原始的功用中解放出来,走进了内容与形式并重、物质与精神并丰的中国人的血液中。

(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阎良管理所)

狩猎出行图

文/韩敏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众多文物中,有一巨幅壁画,承载着极为厚重的历史故事,那就是《狩猎出行图》。

《狩猎出行图》画如其名,用流畅的笔墨,恢弘的气势,勾勒出狩猎出行的热闹场景。在画中可以看到,四十余名身穿骑装的人骑着骏马,在青松山林间自由驰骋,每个人都是那样意气风发,动作潇洒自如。在队伍最后,两只骆驼驮着辎重,缀在队伍后面,尽显皇家气派。

《狩猎出行图》是唐代章怀太子墓室内的壁画,他是武则天与唐高宗之子,章怀太子前半生意气风发,受尽皇室恩宠,因母亲武则天猜忌,后贬为庶人,生活潦倒落魄,毫无自由可言,最终抱憾自尽。而和他现实生活相反的,则是《狩猎出行图》中,他带领属下意气风发进行狩猎活动,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尽享皇太子的荣耀。

图中狩猎的场景,在唐朝格外盛行。狩猎在皇室中非常流行,不少皇帝都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前往皇家猎场中狩猎。他们会穿上骑装,操控良驹,在猎场内肆意游走,猎杀猎物。章怀太子生前,唐朝的骑射之风浓郁,不仅是皇家子弟爱狩猎,一般的贵族也爱狩猎。狩猎时,人们专注眼前的猎物,或是比赛,或是各自随意捕猎,各种狩猎活动进行得不亦乐乎。

唐朝之所以狩猎盛行,是因为高祖皇帝马背上定天下,太宗皇帝则把这种习惯持续传承了下去。太宗皇帝极爱狩猎,甚至一年中会有数次外出狩猎的活动,这也使得整个皇室上行下效,到了章怀太子这一代,他也十分喜爱狩猎,而且狩猎的技能颇好。民间也非常推崇这项活动,因此,每到适宜狩猎的季节,各地都纷纷举办狩猎比赛,甚至皇帝还会在冬季宣扬狩猎活动,除了贵族、王公大臣,普通老百姓也会参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狩猎之风盛行,还有不少女子也是狩猎爱好者,她们也会参加民间的狩猎活动,上演“巾帼不让须眉”的热闹场景。在那个时候,冬季狩猎也成为了民间的习俗。

从《狩猎出行图》中可以感受到人们对狩猎的喜爱,以及对章怀太子的惋惜与同情。如果没有政治上的斗争与迫害,章怀太子本该是万众瞩目的皇太子,享受着最高的皇家待遇,在皇室猎场中纵马奔腾,弯弓射箭,何等风流。但这只能是人们的奢望和永久的遗憾,因为历史不能倒退,失去生命的人也不可能活过来,所以,人们只能通过壁画来寄托哀思,希望在往生世界里,章怀太子能够获得足够的自由与幸福。

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狩猎出行图》,也还能真切感受到大唐的热烈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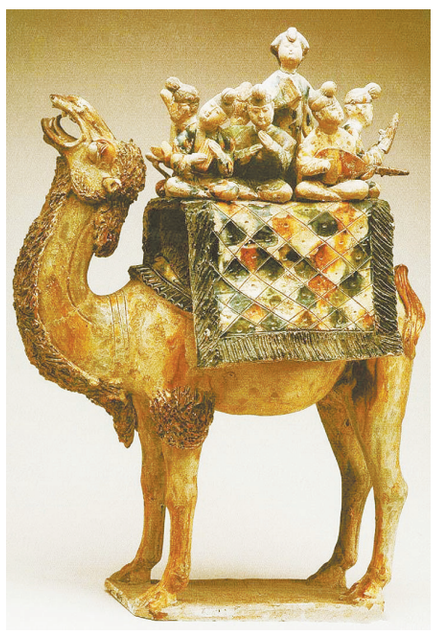
(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富平管理所)

盛世之音

文/倚红卫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有这样一件藏品,它色彩丰富,一只引吭高歌的骆驼后背上搭着彩色的毯子,毯上有个小小的平台,8个身着唐装的人正在进行一场音乐表演。这就是唐三彩骆驼载乐俑,1959年,在西安市西郊中堡村的唐墓里被发掘。

这件唐三彩骆驼载乐俑,表现了七个手拿乐器的男子穿着唐朝的圆领窄袖长袍,女子则是唐式长裙。男子手中所拿乐器有笛、箜篌、琵琶、笙、箫、管子等,既有中原本土的,也有来自少数民族的,骆驼和彩色毯子也不是中原常用的东西。因此,从这件文物上来看,它是多方文化汇聚的成果,从中能够感受到唐朝在盛世时兼容并包的文化概念。



在唐朝时期,社会繁荣,长安街头游人如织,常年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那里,不仅有各种各样的街头娱乐表演,还有许多来自异域的人们,带来迥然不同的文化风味。久而久之,人们对这些不同的音乐也有了认同感,响彻在街头的音乐表演就越来越多了。本地的音乐和胡部的新音乐结合,创作出更多有趣有意思的作品。

如果梦回长安街,或许能够看到一群群身着异域服饰的人们一边与人交谈,一边走向一个个正在表演的摊子,其中就有一些骑着骆驼的表演队。七个演奏者坐在骆驼上,手里拿着不同的乐器,正在吹拉弹奏,而在他们后背的正中间,一个年轻的妇人正在翩然起舞,口中也在跟着吟唱轻快浪漫的歌曲,瞬间就吸引了不少游人在这里驻足聆听。就连那只承托他们的骆驼,在音乐声中,也忍不住抬起头来,张开嘴巴,跟着发出骆驼叫声,仿佛也在合唱一般。

如今,只是看着唐三彩骆驼载乐俑,脑海中的画面就不断闪现,宛若梦回千年,与万民同乐。这样一件寓意深远、历史底蕴深厚的文物,足以使人赞叹!

(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富平管理所)

大唐女人的绝代风华

文/图 张盼盼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当我看到这件唐代金发饰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首诗句。看着那展台上的头饰折射入眼的光亮,恍惚中,有那么一瞬之间,我好像穿越回到了大唐,看到了一个阔袖锦裙的女子正缓缓向我走来,衣服采采,妆容精致,那高耸蓬松的发髻如云般青乌,满头的金饰明暗闪烁,一颦一笑间,让人如痴如醉。

这是发掘于唐朝贺若氏墓的发饰。这些出土的金头饰纷繁复杂,由金发圈、金鬲托、金花钿、金坠、金丝、金花和玉饰、宝石、珍珠等连缀组成,造型优美,工艺精湛。管中窥豹,可以想见唐朝的女人们该是怎样的姿态,有着怎样的绝代风华。

国力强盛时大唐的女人无论是化妆过程,还是妆容样式,都那样地一丝不苟,所谓“脂泽粉黛”,在大唐女人的自我实践里表现到极致。

“须臾日射胭脂颊,一朵红苏旋欲融”,是热烈;“散黛恨犹轻,插钗嫌未正”,是浓重;“粉心黄蕊花靥,黛眉山两点”,是争奇;“宝髻偏宜宫样,莲脸嫩,体红香”,是斗艳……敷铅粉,抹胭脂,画黛眉,贴花钿,点面靥,描斜红,涂唇脂,化起妆来,唐朝女人丝毫都不会马虎,大唐的自信就外化在唐人恣意的妆容上。

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大唐的女人在服饰的穿着上可谓千姿百态。无论是服装样式,还是挂件配饰,唐时的女人都是那样多姿多彩,所谓“衣裳环佩”,在大唐女人的衣着上,表现得落落大方。

“绣罗衣裳照暮春,凤金孔雀银麒麟”,是庄重;“玉佩金钿随步动,云罗雾縠逐风轻”,是奢华;“日照邻女笑相逢,慢束罗裙半露胸”,是风韵;“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是曼妙……选择起着装来,唐时女人表现得个性鲜明,大唐的风度就展现在唐人的仪态万方里。

国力的强盛给了唐人以深藏骨子里的底气,文化的交融赋予唐人外在形象的自信魅力。所以,有唐一代的女人们生如夏花,过得张扬自信,成就了千年以来无与伦比的绝世风华。 (作者供职于蓝商分公司蓝田管理所)

失传千年的绝技

文/图 燕蒙

陕西历史博物馆里躺着一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黑釉碗,除了它的大口径尺寸不多见之外,普通人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它却承载着北宋到元末的兴衰。

黑釉碗之所以脱颖而出,最重要的是环布碗底的油滴雀斑,大口小足,胎质灰白,通体施黑釉,油层表面布满大小不一金属般光泽的斑点,好似夜空满天星辰,又如一滴滴晶莹的油珠,映入眼帘十分美丽,故称“油滴釉”,这件黑釉碗是迄今所见同类中体量最大的一件。古籍记载黑滴釉器物“盛茶闪金光,盛水所见银光。”它的工艺非同一般,窑火要在1100℃才能形成这种结晶,温度过低过高都无法形成,只有炉火纯青的技艺才能制造出这般巧夺天工的作品,而这非同寻常的工艺盛行于宋代,这和当时的饮茶方式和风尚息息相关。

相传宋徽宗好斗茶,他写了一部茶书名为《大观茶论》,其中有一句写到茶盏的工艺,“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就是这样釉黑的质地才能达到他的精品兔毫盏要求。在当时普遍将茶制成茶饼,泡制的时候要碾成粉末,用开水冲泡时茶面的泡沫为青白色则是上品,只有黑釉茶盏才能焕发出白色茶汤的颜色。因为他酷爱茶艺,黑釉工艺也因此风靡全国,这也让黑釉茶盏到达了巅峰,然而辉煌却只在宋一朝,此后便盛极转衰,元末明初散茶流行将之取代,但这个宋人斗茶的茶盏却传到了日本,成为日本的国宝,可见黑釉的工艺影响颇大。

由此可见,这只碗不是看起来的那么平平无奇,而是承载了宋代黑滴釉这种已经失传的绝美工艺,我想这也是它能成为陕博的镇馆之宝的意义所在吧。

(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港务区收费站)

闻香识盛唐

文/段仁洁

陕西历史博物馆里最让我念念不忘的,便是那个精巧绝伦的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后来开始喜欢燃香,便是一见香囊误终身的风流后果吧。

中国人燃香的历史,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流布于秦汉两朝,臻致于隋唐五代,鼎盛于宋明之后。“椒房之宠”至今仍是对爱情的一种勾勒,“焚香沐浴”更是自古至今中国人对重要之事的一种重视态度。不胜枚举的成语典故让我们与香料结下不解之缘。

初见这件香囊,通体浑圆、线条饱满、镂空刻花怎能让我不惊艳于如此的人间绝色?然而探究其中机关,才知内含绝妙之处。香囊里面有个陀螺仪。如果以手术刀般精准的眼光来观察这个陀螺仪的细节,可以看到香囊以中部水平线为界,平均分割成了两个直径4.6厘米,壁厚0.05厘米的半球形,上下半球以活轴相套合。上半球顶部铆接有7.5厘米长的链条。下半球里面有两层银制的双轴相连的同心圆机环,外层机环直径3.9厘米、宽0.39厘米,与球壁相连;内层机环直径3.4厘米、宽0.3厘米,分别与外层机环和金香盂相连。香囊的核心是个直径2.8厘米的半圆形金香盂;外壁、机环、金盂之间用银制铆钉铆接,无论如何转动,香盂总能保持平衡,其中的香料也会稳稳燃烧。整个香囊重36克,还抵不上一个小个鸡蛋的重量。设计科学与巧思,制作过程繁杂,我不禁为古代匠人的技艺精妙所折服。

隔着透明的展柜注视香囊许久的我倏忽之间,仿佛回到了曾经繁华的大唐盛世,眼前南来北往的客商熙熙攘攘,比肩接踵地行走于市集之中,眼窝深邃、身材高大的西域人牵着骆驼徐徐穿越闹市,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好一派八方来朝、四海臣服的的盛唐景象。恍惚之间自身旁擦肩而过之人,呼吸之间袅袅余香,我不禁驻足回首,是怎样一位颜色倾城的美人,腰间佩戴着如此精妙绝伦的香囊,顾盼间摇曳生姿,回眸间暗香浮动。

也许,眼前的这个香囊也见证过一段“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爱情。然而“芙蓉帐暖度春宵”让玄宗忘却了他的臣民,从此耽于美色,怠于政事,成为一个骄奢的昏君。一场让唐王朝元气大伤的“安史之乱”终是扯烂了大唐盛世风流的华服,在西逃途中,唐玄宗不得不赐死杨贵妃,只留下《长恨歌》成为哀惋的绝唱。

《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安史之乱后,唐玄宗自蜀地重返京都,思念旧情,曾秘密派人改葬贵妃,但挖开旧冢时发现:“初瘞时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内官以献,上皇视之凄惋……”这里记载的香囊,就是这种金银制作的,不易腐坏的香囊。“明月白露夜已寒,香衣锦带空珊珊”,杨贵妃香消玉殒于马嵬坡后,“肌肤已坏,而香囊犹在”,大唐盛景已去,美人消失无踪,唯有香囊能穿越时间、流传至今。 (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阎良管理所)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品汉唐风韵

文/白兰

当我的目光扫视在它的名字上时,不禁怔了几秒,“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关于葡萄,我最先想到的是“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首诗,如果没有张骞当年出使西域把葡萄带回来,恐怕后人也就没机会写出如此恣意豪爽的诗词了。

想到张骞,我的思绪就一下飘到了千年前的敦煌沙漠里。漫漫黄沙,热浪翻滚,眼前模糊的驿道正蜿蜒着伸向远方,只剩无尽的黄与热相伴。忽然,远处传来了一阵清脆的驼铃,“叮铃叮铃……”隐约中,有一个坚定的身影,正从远处缓缓而来。尽管我们相隔千年,尽管他早已银鬓飘飘,衣衫褴褛,但我依然能感受到他坚定的、深邃的、明亮的目光正眺望着远方的长安,感受他这一路“断送壮夫知几许?换将胡物过东来”的艰辛,更能看到到他身后正在缓缓腾飞的丝绸之路是那么的磅礴壮观。与他相遇,我看到了我爱吃的葡萄苜蓿、石榴蚕豆的种子在长安大地上茁壮发芽,看到了东西方文明在碰撞、交汇后孕育出的更加繁华壮丽的长安城,以及人人脸上洋溢的幸福笑容。

斗转星移,日月更迭,行至盛世大唐。远处骊宫高入青云,耳闻弦乐飘飘,殿内缓歌曼舞,美人婀娜多姿,君王喜赐香囊,葡萄缠枝、花鸟相依,一曲霓裳羽衣,香气萦绕不绝,浓情蜜意,甚得君心。奈何自古君王多薄情,世事变幻,安史之乱,香消玉殒,徒留“肌肤已坏,而香囊犹在”的遗憾。与杨贵妃相遇,我目睹了她与君王哀怨婉转的悲伤爱情,听懂了美人“早识三郎终薄幸,何如常住寿王宫”的哀叹,更见证了一个王朝的兴衰起落,见识到了历史洪流的跌宕起伏以及丝绸之路对华夏大地的深远影响。

“这是什么?好漂亮啊。”身后忽然传来一个女孩惊奇的声音。

“这个是葡萄花鸟纹银香囊,据说是当年唐玄宗赐给杨贵妃的……”男生宠溺地、认真地向她讲述着他所知道的故事。

“怎么是镂空的,香料不会撒吗?”她好奇道。

“这个里面有个陀螺仪,怎么晃动都不会撒的。”男孩耐心地说着。

“可是它看起来好像铃铛啊。”女孩嘟囔着嘴巴说。

回首间,我望着静静陈列在这儿的“葡萄花鸟纹银香囊”,恍然间,仿佛又听到了一阵阵“叮铃叮铃”的声音,如当年敦煌沙漠里的驼铃声般清脆悦耳,如“葡萄美酒夜光杯,古来征战几人回。”里热血深处的柔软,又如当年贵妃香陨马嵬,兵戈相向时那样的残忍决绝,唏嘘不已。

(作者供职于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京昆七标项目部)

地址: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6号北办公楼3层东陕西交通报社 邮编:710075 电话:(029)88869290 承印:陕西日报社第二印刷厂